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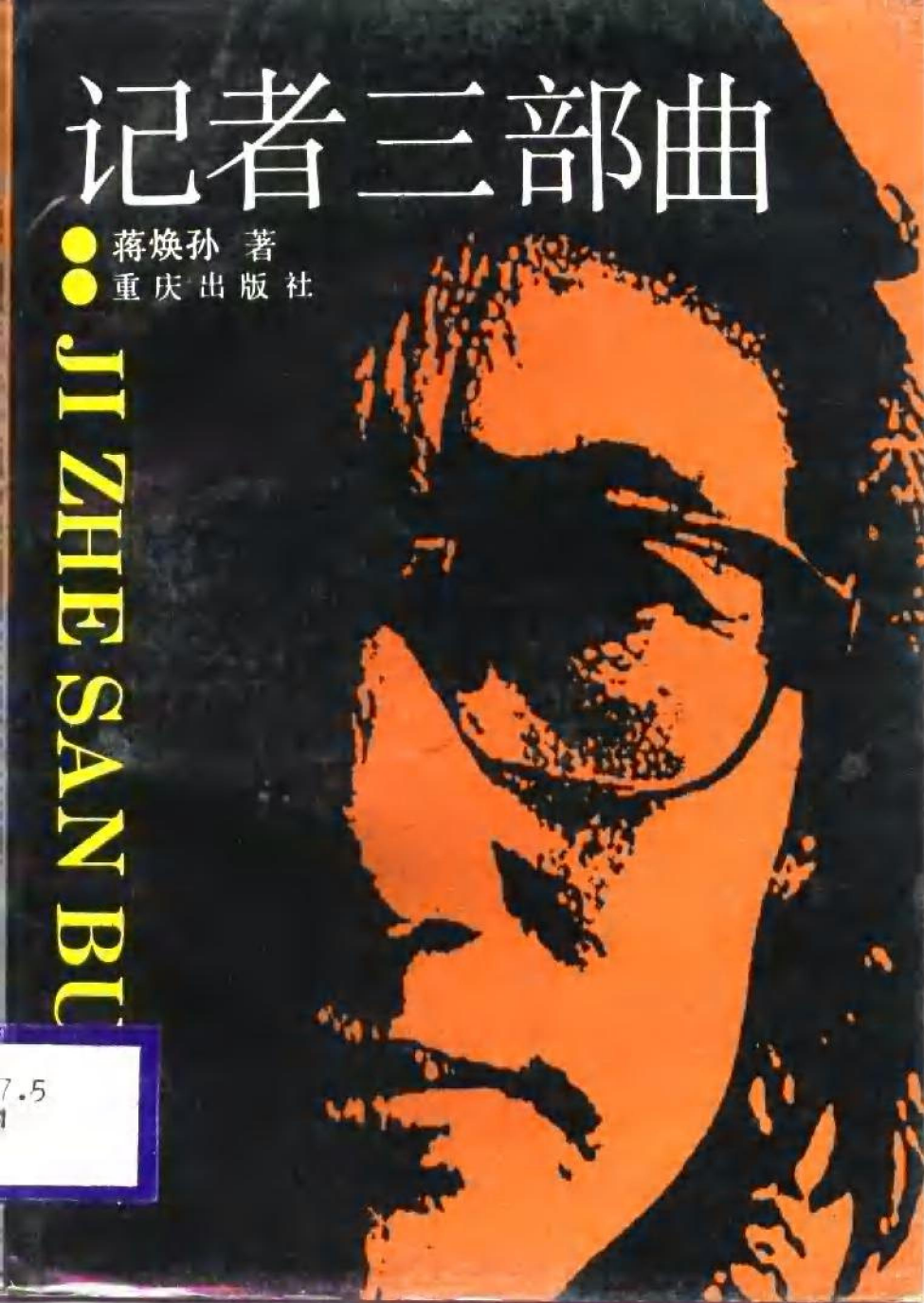
记者三部曲

● 蒋焕孙 著
● 重庆出版社

JI ZHE SAN BU

7.5

1



I247.5
3381

3

记者三部曲

蒋焕孙 著

15.50元

重 庆 出 版 社

1989年·重庆



B 570300

责任编辑：王 飞
封面设计：吴庆渝
技术设计：刘忠凤

蒋 焕 孙 著
记 者 三 部 曲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75 插页 2 字数 172 千
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500

*
ISBN 7-5366-0851-9/I·172

定价：2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年轻的省报记者去天门县调查严重的不正之风，一无所获，反倒成了用黄色书刊腐蚀少女的嫌疑者。二进天门，他终于完成了调查任务。正当他准备公开揭发腐化堕落分子时，被他“腐蚀”过的那位姑娘又改变了他的初衷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事业、职责、道德、良知、情欲……怎么统一？无冕之王也有七情六欲，面对醋溜溜的妻子，泪涟涟的少女、血淋淋的同事、四周蜂起的流言、领导严厉的指责……年轻的记者常常五脏俱裂。

小说文笔舒展自如，一波三折，引人入胜，展示了新一代新闻工作者的追求和困惑……

第一部 最高准则

新闻事业的最高准则莫过于阐明真理而使魔鬼
感到羞愧。——李普曼

1 “呜——轰隆隆”，听声音就知道带有自动升降
设备的清洁车在喧闹了。以往，我真有点讨厌它撕破
了清晨的宁谧。然而今天正好唤醒我起来赶早班车。

我一动，妻子便醒了：“你这次到哪儿采访？”
这话她已经问了三遍。

“天门县。”

“远么？”

“公路延伸到哪儿，便是尽头。”

“那么远！”要晕车的妻子替我担心了。“你受得了
吗，要几小时？”

“受得了。”我轻轻地在她额角上吻了一下，“你，真
劳心。”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暮春的早晨五点钟，天色黯黑朦胧，四周寂寥无音。我起了床收拾着行李，心里也有点自怨自艾：这次报社编辑部要对我们青年记者实行考核，考核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评定业务职称。考核的方式是每人去搞调查研究，无论发现正面的或反面的典型，都可以写调查报告。当然编辑部先给大家一些报道提示。可我怎么选了这么偏远的一条路线？一路要颠簸整整十二个小时，即使不晕车，也要把骨头架子震散喽！何况，天门县提供的更不是什么好典型。有来信反映说，该县党员中不正之风相当严重。

总编辑贺欣点名问我敢不敢去。

这还能推诿逃脱？

“记者嘛，哪能报喜不报忧，我去！”我慷慨激昂表了态。

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可冷静一想，此行，可不会那样轻松。

“哎，你路上要喝水怎么办？”妻子从床上仰起头来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仿佛在问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当然，这一路上不能不口渴，我又是“茶博士”，平时上了班就要喝茶。在车上渴了怎么办？可是，出差只得将就一点。

我默默地朝她笑笑，似乎有点嘲笑她少出门的意思。

“泡一杯茶去，”她还在那里认真地为我出主意。

“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”我说着，不知怎么想到了，

“带点水果倒可以，眼下没别的，昨天忘了买几条黄瓜，一路上倒能解渴，现在来不及了。”

“你要，我替你去买。”她一骨碌起了床，“给你送到车站。”

“算了，你还是休息吧。”我打点停当要走。

“反正我给你送到车站。”

妻子向来是很执拗的，总是甘心为我所喜爱的事而劳碌，我要是再阻挡她，反会惹她生气，于是，我终于同意了。

大街上笼罩着淡淡的晨雾。动作利索的妻子，比我抢步在先往前跑去了。当我赶到车站，离开车还有七分钟，站里已经排队检票，我心烦意乱地在车站门口踱来踱去，有点埋怨妻子太多事了，这下我是检票进站，还是再等呢？好不容易捱了五分钟，我转身正要走进检票口时。

“喂，你黄瓜要不要了？”

妻子娇喘吁吁地赶到了车站，几条翠绿水嫩的黄瓜，装在一塑料袋里，同时还放进去一只金黄发亮的、用子弹壳做成的小刨子。她把这些匆匆塞进我包里，柔声关照说：“路上当心点儿……你说你过一个星期就回来，到时我来接你。”

顿时，一股温馨的情谊冲撞着我的心灵。发车铃一响，心里竟有些惆怅。

“叭！”“叭！”“叭！”汽车喇叭清脆地响了三下，驱散了心中的阴霾，客车穿过喧闹的街市，在充满春天气息的公路上奔驰起来。路左边是蓝蓝的江水，右边是绿意盎然

的田野。远远的淡蓝色的群山，似乎朦胧欲睡，轻缓地舒展着山脊……

这一切都那么令人心旷神怡，使我脑子里的思路异常活跃，仿佛这时只要能推开纸，拿起笔，以前的积累就会喷涌而出，大块文章可以一挥而就。

然而，漫长的旅程毕竟是单调的。尽管窗外的景色即刻就变，却总像是一幅欣赏久了的山水画，慢慢变得令人厌倦。头脑里活跃的思路跳来跳去地也疲乏了，变得昏昏沉沉。

呵！漫长的路程，嗡嗡嗡嗡的噪声！坐长途车最乏味也没有了，不能看书，没有音乐，提着个行李没个放处，狭窄的座位，甚至格得连动也不能动。

我拘谨地伸伸腿，没挪动一寸，踢到了前面座位下的行李，耸耸肩又碰到了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年青人。他是个粗壮、结实的小伙子，黝黑的脸，凹鼻梁，大眼睛，自上车以后，他老是打量着我，却又不发话。

我好奇地朝他一瞥，像是给了他个问号。

“有火吗？”他掏出一盒带嘴的凤凰牌香烟，笑着拆开封包，抽出根烟递给我。

“谢谢，我不会。”我笑着朝他摇摇头。

他怀疑地看着我，还是把烟递过来，左手敏捷地从衣袋里摸出个气体打火机，“扑”一声，火苗窜起有一寸高：“抽一支吧。”

“真不会。”我费了好大劲，才把他那只结实的手挡了

回去。

他似乎有点遗憾，“喔，烟也不会抽。”缩回了手臂，将烟点着了衔在嘴里。

“你这位同志是哪里工作的？”他眯着眼，嘴里喷着烟，年轻的脸上，做出一副老练的样子。

“我是报社的。”我打量着他，反问了一句，“你是搞采购的？”

“嘿，你们记者厉害，怎么看出来的？”他把烟灰往车窗外一磕，后座的人立即喊了起来：“喂，香烟灰。”

“喔，对不起！”他把还没吸上几口的整支烟丢出了车窗外，返转脸闪着两只黑黑大大的眼睛，顶真地问：

“你是报社的？我反映个情况，你写篇文章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呵，什么情况？”

“我叫王天成，在天门县招待所工作。我们那个所长刘海山，贪污盗窃起码有好几万元钱……”

他的嗓音大大的，似乎毫无顾忌。

我下意识地朝前后的乘客瞄了一眼，倒不是为自己，是怕他这样不分场合地高声喧哗，会打草惊蛇，弄巧成拙。

王天成似乎懂得我的心思，一拍我的手臂喊起来：“哎哟，天门县城里哪个不知道？他就是有一帮人，没人敢动他。”

车窗外，连绵的山脉在滚动着，蓝蓝的天空，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雨，浑厚的云涛，翻滚着从山顶四下散漫开来

.....

他絮絮叨叨地对我列诉了所长的种种不法手段，最后说：“你不信，就先去调查他那幢新盖的房子，根本没花钱，到县建筑公司一查就知道。”

“那你们向上级反映过没有？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没有。但是有很多人反映过。可惜一封封检举信转来转去，还是转到了大海里。”

我审慎地看着他，心想，一般当采购员的，都能说会道，同时也颇得领导信任。谁知道他反映的情况是真是假呢？

他似乎有点讲得激动了，又想抽烟。可烟拿在手里，几次点火都没点着。他看我不吭声，不表态，眼睛直怔怔地望了我一会，晶晶发亮的眼神有点黯淡，失望了，转过脸去闷闷不乐地抽起了烟。

此时，长途车像匹烈马奔驰在逶迤盘旋的山路上。车厢里颠得很厉害。我只感到头昏脑胀，昏昏欲睡，下意识地双腿尽量朝前伸，身子往下缩，头一仰，靠在椅背上。可惜我长得太高，头底下还嫌低了点儿。

这时，那个王天成倏地拉开他的旅行袋，从里头抽出一个扁扁的软塑皮包，对我做个手势，让我抬起头来，把皮包在我脑后的椅背与扶手之间一伸，说：

“记者，这样就舒服了。”

霎时，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。内心为刚才对他淡漠而深感内疚，伸出手去想抽掉他那个塑料皮包，可是被他的手一把捏住了手臂，责备道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太见外了，同志间也要互相帮助嘛。”

我没话可说，只得领情，头枕在软塑包上颠悠悠的，确是很舒服。但我虽然闭着眼睛，却能感受到小伙子用那焦灼的眼光在注视着我……

汽车在一个山区县城停下来，车门一开，乘客就像久被禁锢的小鸟获得自由一般，舒拳伸腿蹦了下去。

山城刚下过雨，街道上好似铺着一层稀泥浆。路两边连片毗邻地摆满了各种饮食的小摊，有拌着白嫩脆脆的豆芽菜，面上盖有红绿辣椒丝的米粉干；有散着干菜肉香味的烤饼；有洁白柔软、四边抹了糖浆的糖糕……热情而殷勤的吆喝声似阵阵热浪向过路客滚滚袭来。

我是最后一个走下车厢。动作快的乘客，已坐在车门对面的塑料棚下，俯首张嘴大吞大嚼了。可是那个名叫王天成的年轻人，不知为什么在这些小摊头前面踟躅着，像是还没想好究竟吃点啥。

我脚刚落地，他便走上前来搭讪道：“你吃什么？”

他这一声问，像是领唱的，小摊摊上发出了接二连三的招徕声：

“客人！吃米粉干……”

“客人！糖糕要哦？”

“客人，烤饼蛮好！”

我下意识地在米粉摊前站定了，那小伙子从我身旁伸到了我前面，不知道是在问谁：

“吃米粉干，我买。”

我朝他看了眼，往前走。

“吃烤饼太干！”那小伙子不知怎么跟着我走，数落着旁边那些小摊头，“又贵，又不卫生。”

我回头朝他看了眼，他脸上露着谦和，甚至有点讨好的微笑。手一指说：“还是到那边公家饭店去吃吧。”

我顺他手势看去，前面十几公尺处，一株枝杆纤弱的新柳旁边有家饭馆，白墙、黑瓦倒也雅致。

“走吧。”我赞同地对他打了个招呼。

“嗨，我先去看看！”他眼睛一亮，急急地往前赶了几步。

我刚到饭店门口，只见他早已抢先站到了开票柜台前，对我说：“你去找座，我来买。”

“不，各买各的。”

“哎哟，你……我买嘛！”他执拗地要我站开。

“那……我只好不吃饭了。”我拗他不过，转身就走。

他追了出来，脸带愧色，惶惶然地说：“朋友之间吃顿饭……又有什么。”

“不，这样不好。”我正色回答他，“你自个儿去找吧。”

饭店前面正巧有个小摊头在卖馄饨、包子。我站定了，伸手去掏钱包。谁知，这小伙子倏地窜过来，对卖馄饨的老汉说：“来两碗馄饨，十只包子。”然后，带着不自然的声调轻轻对我说：“记者，一块儿吃吧。”

我冷冷地瞥了一眼，心里真有点生气了，怎么老缠着我，

这样拉拉扯扯，请吃请喝的人，还能正确反映问题？于是，我赶紧离开想另换个地方。不料，他竟把钱、粮票从老汉手里夺回，死皮活赖地跟在我身后。

我不客气了，沉着脸说：“你吃你的嘛，盯住我干啥？”

他眯眼笑笑：“这里的土话，你听不懂，我陪着你，方便些。”

真见鬼，我又不能因此和他大吵一场，要是为这个吵起来的话，人家一定会指责我不通情理！眼看有那么多吃食小摊，我却无法停下来买吃，似乎有点不可思议。但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就决定不在这儿买吃了。气呼呼地顾自上了车，拉开旅行袋，掏出两根黄瓜，拿着那只小小的子弹壳刨子，一下一下地削着皮。

翠绿的瓜皮，似片片柳叶纷撒下去，我细细地一口一口咬着黄瓜，嘴里有一种淡淡的、爽口的甜味，虽不像米饭、包子或粉干、烤饼那样饱肚，但总算能充饥、解渴。尤其使我得意的是，自己终于抵制了诱惑。我把贪吃看得如此之重，因为在杯中，盘内摔跤的，可谓是数不胜数！

这刹那，我有意去瞟那小伙子一眼，他也不去吃点什么，正对着车门，愣愣地望着我，目光里透着内疚、焦虑……

“嗨，谁叫他做那样的蠢事呢！”我忿忿不平地想，“党报记者是能这样轻易收买的？”

一直到临开车，他才像个影子似地一晃上了车，从我身前掠过，看也不看我。然后畏葸不振地趴在位置上，耷拉着

脑袋，仿佛换了个人似的。这倒叫我有些不安，要是山里人生性好客、赤诚待人，我岂不是伤了好人心？然而，我一时又想不出妥善的言词安抚他。再说，车开得那么快，车窗玻璃一直“哐唧唧”地作响，震撼着耳膜，还是到站后再向他解释吧！

车窗前面，公路在林木繁茂，草莽葱茏的群山中迂回曲折、蜿蜒而上。奋力爬坡的汽车引擎，发出了沉闷的声响。在静谧世界中生活惯了的林中鸟被惊动了，随着一声声清亮悦耳的啁啾声，鸟儿振翼飞上蓝天，又“扑”一声钻进了翠烟绿茵之中。似乎他们终于明白，听上去怪吓人的隆隆车轮声，并不会给它们造成多大威胁。

不知怎么，我脑子里杂乱地在想：

天门县有多大？

招待所所长算个什么了不起的干部？有问题谁能一手遮天？

我这次去天门县又能发现什么？

路回、山转、喇叭、尘土扬……

心里的种种疑惑就像回转的盘山公路在我眼前变幻。然而那疑惑却冥思苦想也不得其解。本来嘛，一切结论该是调查工作的结尾，我终于为自己的焦躁，感到可笑和不安！

傍晚时分，天门县终于到了。

我刚想与那个王天成搭话，只见他动作迅疾地从车座底下拉出了沉甸甸的旅行包，左推右格地急着要下车。

我只好朝他表示歉意地一笑，让他先下了车。那小伙子

下车以后，倒没忘记我，认真地给我指点了去招待所的方向，然后也不再说什么，扛上包包大咧咧地走了。显然他心里有些不高兴。

天门县是个依山傍海的小城。在渐趋暮黑的天光下，整个县城的轮廓形象鲜明。一模一样的新建筑面向大海毗连接邻地排列着，穿过这新辟的大街，顺坡而上才是老县城：灰褐色的木头房子，泛潮的青石板路。窄窄的街路两对面，原本是各式各样的商店、小摊，眼下都已闭门落户，唯有几片小吃摊还亮着灯。

穿过这冷落、清静的小街，便到了县委招待所。这是一幢五十年代盖的老式楼房，青砖墙、黑屋顶、窄走廊、木地板。没上漆的地板拖得干干净净，显露出了丝丝木纹，给人一种整洁、朴素的感觉。

这幢老楼的后面竖立着庞杂的脚手架，在暮色中可见新楼的雏形。

我走到登记处，前面有两个好像是与同车来天门县但比我抢早一步到招待所的旅客，正在登记住宿。他们是上海来的，派头很足，说是要包个房间。服务员却回答他们只有通铺。那两人还在用软工夫死磨。服务员脸上笑嘻嘻地揶揄道：“你们不带长，说话也不香。”

他俩中间有一个马上喊起来：“他是科长。”

“科长算啥？”服务员脸上有种不屑一顾的神情。她说着，看见了我，伸出手说：“住宿？证件呢？只有通铺。”

我把记者证递给了她。起先，她是漫不经心的，忽然眉

毛一扬，侧着脸冲我一笑：“省报记者，请你等一下，进来坐吧。”

她起身开了门，一定要我走进去坐在那张木沙发椅上，她自己却匆匆走了出去。

两个上海客人大概想沾沾光了，怪模怪样地瞅着我，站住身子也不肯离开。

不一会，那服务员回来了，交给我一把钥匙，说：“你住240房间。”

上海客人发话了：“你有房间！”

服务员只顾笑着，关了服务台门窗，领了我往240房间走去。

上海客人还跟在后头，但刚走到底层走廊，便给一个衣服在身上绷得紧紧，袖子上套着个红袖标的值班人员喊住了：“喂，统铺往这里走！”

我头也不敢回，跟着那年轻的小服务员走去了，只听得那两个上海客人还在嘟哝着什么。

刚才，我还对自己有可能住统铺感到不安，可现在被特殊照顾，同样使人觉得过意不去。

服务员把我领到一幢二层的小楼里。房子质量并不见得比大楼好多少，只是地板上了漆，看上去稍稍高级一点。

服务员打开房间，只见里面“土洋结合”有一张画有喜鹊枝头闹的新木床，摆了一对镀克罗米的钢管架沙发。在小地方，这样的房间算阔气了。

服务员殷勤又客气地对我说：“我们小地方条件差，要

是你明年来就好了，新楼已经在造了。”

接着，她关照我，累了一天，先洗脸休息一下，然后就去吃饭。她抬腕看了看表，示意说：“你五点半去食堂好了，还有半个多小时。”

“好！好！谢谢你了！”

我把服务员送出门，匆匆擦了把脸，就往食堂走去。我怕去迟了，影响食堂工作人员的休息。因为我知道，在偏远山城，无论机关还是商店，下班都早。

在这一点上，也算我有了经验。当我走进食堂时，里头黯黑朦胧，在一盏昏黄的灯下，只有那两个上海客人在吃饭，他们忿忿然地看着我。

我朝他们礼节性地点了点头，穿过空落落的饭厅，到了厨房门口，轻轻地探门道：

“还可以买饭吗？”

“是记者？”从散着油烟的炉台后面，闪出一位年轻姑娘，朝我赧然一笑，娉娉婷婷地走过来。她穿着一件白色工作衣，一条米灰裤子，脚着一双白色轻便鞋。整个身姿显得婀娜明媚，犹如雨后的小杉树充满了生机。

一会儿，她在我面前摆了一碗饭，从锅里铲起一大碗红亮亮的海虾。那虾用油酱爆过，从绽开的虾壳可见虾肉鲜白嫩嫩的，真叫人眼馋。倏忽之间，我才感到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啊，中午毕竟只吃了两条黄瓜！

“多少钱？”我问。

“先吃吧，服务台通知得太迟了，要是你早点来，大师